#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二

賀啓　　建安葉賁子實編

## 刑部尚書

總說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礼秋官大司冦之職掌邢之三典以佑王刑邦国盖其任也亦曰秋卿漢成帝置三公曹主断獄　漢光武以二十石曹掌盜賊辭訟謂之賊曹重於諸曹宋置都官尚書歷代因之　隋改刑部其初改憲曹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為三司　唐龍朔中改司刑大常伯光宅中為秋官天寶中改司憲掌天下刑法及徒隷覆句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

四曰司門絶其或務而行其制今凡十勾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故事　宋書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也來尚書寮皆携其屬居省省在臺城内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久遂多有鬼怪孝先居之經兩載妖変皆息時人咸以為貞正所致　梁書羊侃遷都官尚書合何敬容用事与之並居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〻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刘祥道遷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數奏決之日為之不食　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顔真卿為檢校

刑部尚書知省事承泰中元載引用私黨惧翱庭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然後聞奏舟卿上疏曰云云　柳公綽為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至死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得減死　屈突通以不文固辭　常衮授刑部尚書制謝我五教常茲三典礼尼聽五刑之詔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蘇忿生為五王司寇周公命之敬獄中典　崔廱甬不屈牛仙客潔介自守以衡正稱

四六　全篇　伏審簡陞究尽序涉禁塗尽舜伐之冠方期於刑措曳僕庭之履且奉於制除有識相趨不謀同慶恭惟　判部尚書神標凝峙仙韻遥清練

遵本朝之舊章 洞明當世之先務 李皆探賾本閣次
以推行智足應機至目前而迎鮮早膺親擢之列從
班時公望之最高爲憲曹之遠長果陞華於八座併
潤色於九章蓋自元豐之正名初復六職之至大兒
之足令 始綢一司茲得全才 肆兼重任其猥靡印綬
阻叩門墻雖頌嘆之彌勤顧編摩之尤拙拳、所冀
乾奚周
文昌之總衆務審克祥刑 孔氏之門了路片言折獄
杖官之掌六典總提邦憲 帝堯之世伯夷折民推刑
非刖而勇不足以侍之重輕 困之二柄佐德與刑
非直向清不足以寄人之生死 邦之三典惟情與直
舜帝有欽恤之言 升之常伯之尊 益峻天臺之望

穆王有哀矜之教 付之祥刑之重 就遷而大之次
既得之情仁人不喜 決獄以評彈之果 庶幾無訟之功成
一成之法君子盡情 平反以獻替之忠 坐使所居之官大
酷者志於殺惟拔之務則深刻而失惜 進秩於秋卿
恕者忠於主惟生之知則姑息而廢法 剸煩於天邑
適更審於中刑 往祇八座之榮 參用經術 吏能屢試
尚協欽於庶獄 以美一司之望 折衷人情 風力有聞
紫泥封記 遠追三代之典謨
册筆祥刑 自別一時之欽恤

刑部侍郎

總說 司刑所謂小司寇秋卿之貳卿也隋煬帝立刑部侍郎唐因之龍朔改司刑少常伯後改復

故事 唐太宗時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妙擇其人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王播字明敭元和中轉刑部侍郎天下多故法守議獄利條繫維播備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當時僚屬歎服不暇　劉瑑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韓愈爲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憲宗令中使

須禁兵迎護鳳翔法門寺釋迦牟尼佛指骨至京公
士庶瞻礼捨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產燒頂
灼膚而求供養者愈上踪極諫亡云　王播商処輕
重剖决如流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之　奚張論獄
特平
四六　憲部貳卿之職雖實總有刑部　必有忠信慈惠之師
累朝因在之制示不專於法家　体予惻怛哀矜之意
造貳秋官克依好生之德　君子法之原所以關盛衰之運
泰聯法從称望享上之誠　儆者民之命所以寄生死之權
內閣逕聯權陞秩入　得賢可慶堯舜建官尤重於諸曹
貳卿高秩掄還再加　致治庶幾成康措刑宜首尤於庶務
監治古以象刑式司邦禁　匪時間世之碩德刑名本於礼義

列從而躍第臣允預朝僉　執贊熙朝之極功法律出於詩書
豈特取儒雅而勝法家　進皋陶之淑問已陟於禁嚴轂從寧蜀
抑亦精書如而發政路　用方叔之壯猷佇躋樞要擢二秋官卿

## 刑部郎中

總說周礼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即郎中之任也後漢有二十石曹尚書掌刑法因五二十石郎曹魏晉宋齊並以三公郎曹掌刑獄置郎中梁隋因為侍郎後周秋官府有小刑部下大夫隋初置刑部曹掌刑法置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憲部郎曹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司刑大夫掌貳尚書侍郎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之法之名有

四曰律令格式律十二章格三十有四篇式三十有
三篇令三十有七篇

故事 国史補省中語曰中行刑户不博前行駕部
裴璘論曲元御校氏母死 徐有功奏來俊臣
遠再生之論 將況滞郎位士議恨之

四六 書泣断罪韋吉何辜 渭橋驚法釋之不易其章
流涙進對裴叔非罪 禁闈射兎高餘国就具理

## 刑部員外郎

總説 周礼大司寇属官有上士益員外之任也隋開
皇六年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憲部承務郎唐
因之武徳三年改刑部員外郎

故事德宗時盧南史貶信州司馬至郡准例得廳史
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文刺史姚驥奏以為贓
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將遣御史鄭楚相刑部
員外郎裴澥大司 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按鞫裴
澥獨奏曰臣按姚驥奏狀事非巨蠹今三司使往恐
遠方聞之各懷憂懼臣堪任此行即請獨往德宗析
然曰卿言是矣 令狐峘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德
宗即將厚奉山陵峘上疏諫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
方迷謬卿閫見該通識慮宏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
非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
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徒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
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 韋夏卿字雲客累遷刑

部員外郎久旱煌詔於郎官中選求識令授奉天縣令課最第一　国朝至道初張昱為刑部員外郎賜紫知雅將先是西川招要使上官正上言部內雅州密迩蠻夷在於鎮撫須得其人伏見前知陵州張昱以孤城抗群寇保全璧疊至今劔外服其威名望授諸司吏令知雅州事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換化戎改進其秩加賜令服而遣焉

## 都官

總說周礼秋官有司隸不壬掌男女奴隸蓋今都官員外郎任掌配役徒隸簿録漢司隸校尉為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　唐龍朔中為司僕

大夫　南部新書云省中都官比田虞部主客皆閑
簡无事諺曰司門都官屯田水部入省不數

故事　唐詩人鄭谷為都官郎中作詩自賀且為序云
故詩呂御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數載故建
州李員外頻自憲府肄拜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
宗師都官之曹振斂於此余畢年請為實受深知今
忝此官復是正秩固作詩自賀有云三轉郎曹自勉
旃　詩話鄭谷詩名盛於唐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
称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

四六　命進中都之官　住祇都隸之宗
用表郎曹之重　以美天臺之望

# 比部

總説 魏尚書有比部曹晉宗王法後魏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按周曰計部大夫龍朔中改司計大夫天宝中改司計主鉤覆財賦出納又校計出納諸籍唐制賦納左藏庫大府以數聞比部覆出入生勾稽通欠物每三月一比

故事 魏志何貞奏許都賦明帝奇之擢拜比部郎比部得廊下食以款從者魏比盤 崔元勾覆無私

四六 閑不容髮則散政人離 尚推進陟之命 務在恢恢網漏吞魚則 時康俗阜 俾壁總司之秋 不尚察察

位聽列宿　勾覆之法
職在勾司　乾改之獎

## 司門

總說　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啓閉　唐
中改司閣大夫掌門橋道路

故事　源乾曜以李林有非郎官才万與之　刘迺草
邢子儀加尚父制詞兼無裁　閻稽字務元隱
宗問政治之要對有道賢人乃治　李忠敏上言斬
鄭注以快忠臣之冤則天且雨矣

四六　秦依四塞防不軌於邊隅　威加有截包六合以為垣
魯設六關備非常於敵国　澤漫无垠寵八紘而作宇

不假虞於一路　司閽

自可賓於四門　謹籥

## 工部尚書

總說周礼冬官其屬有考工百工之事国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　註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子制六材　漢成帝初置尚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工作園囿晋宋有起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　掌五材九範之法　唐龍朔二年改司平太常伯後有令官冬卿

故事

陳孫煬為起部尚書巧思過人軍国器械多所創立　隋書長孫平為工部尚書名為称職

唐問五本代先立德為于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
時人榮之　国朝治平三年工部尚書宋祁賜謚初
祁遺言毋請謚至是有司謚京文　李大亮性忠謹
内剛烈与天子争是非先所回撓　于休烈性恭儉
仁舜推歉下士　鄭善果正身奉法甚者劳績
四六　六官分理庶務疇若予工　文昌之官法象煥乎帝座
八座实夫近司事從其長　空土之戢春屋重於天舜
虞舜之代伯禹統其班　光明畫省務總要樞倡九牧以阜成
周公之朝毛公總其地　建礼仙明戢惟喉舌　起百工而濟治
東京故事始見民曹　進居起部之崇　佐當平土之官
典午旧官晏分起部　允叶師言之穆　戢在司空之任
董尋事魏若明帝之勞人　任燕山澤　進總百工

由余人閔笑穆公之使也　戎領虞衡　共熙庶績

工書　工侍

非貳卿崇奬無以慰士夫之心　陳平為宰輔既遂萬物之宜

非起部優閑無以寬耆旧之責　伯禹作司空復使九功之治

百工皆聖所作必時創巡之才　使巧性新自元成而鮮父

八座非賢熟居宜被疑迁之遲　規墓更遠至周君而迺留

## 工部侍郎

總說　周之冬官小司空中大夫也漢已來尚書侍郎令郎中之任隋煬帝置工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二年改月年水常伯咸享光宅神龍並隋曹改從

故事 李栖筠勉然有宰相望 常袞集制云平百工

而在職飾五材而辨器非周髦碩詳恭與制則

不可以綜士調工建明理本也 白樂天集制程品

之重有若有工號令之先尤难六職 又制云工部

不專於四屬 程百工而已 又云掌我邦土謹茲苑

事 国朝乾德五年艾承廷工部侍郎是歲上以京

城清令受納之際而加量矢平民其苦之乃詔承相

擇廷臣以董之承相以班簿進而承旨申上告丞相

以丞師本清望官不宜委以獨務

出婚駙貴侍豪并華舜洛君子工方簡能

四六 於斯謁周 職掌邦土遂五貳於冬卿朝登宿儒

七載嘉頌恭性 其官疑資山立遽李淵淳推江夏

之无雙奇才冠代位平陽於第一餘事决科踐楊並
光嗟見何晚細紗藏於東壁考滌業於西廱松漢驅
東暢羽于之文德棘園造務蔚桃李之新陰起此貴
多簡于以昕造九重而近侍參六職之華聯枝巧咸
藉其能少酒輔治謀猷入告找后行郎贊元某切代
下風於傳吉語教右名世年五百而適當昕阻登門
容三千而獨遠
舜咨九官予工是重　春茲起部之聯　貳考工之職任
周分六屬事典允煩　必謹在庭之選總上方之制作
矧起部之規摹　工謨繕修　起部貳卿　請共小伍
係熙朝之制作　器成淫巧　文昌制任　疇若予土
正侍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屯田

事官之貳 鳴鳩之秋 虞帝之命九官莫重乎工之選
藝事之班 宏父之居 周朝之分六職安先事興之權

## 工部郎中

總說 周禮大司空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 晉宋齊後魏北齊皆為起部郎中 梁陳改置冬官小司空下大夫 隋初為工部侍郎煬帝去侍字之改工部為起部唐因之武德三年改工部郎中龍朔二年改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故

四六 郎文昌 上官 文昌清職 考工佐治
分尚書之起草 起部望郎 百務畢陳

## 工部員外郎

總說後周依周禮置小司空上士盖員外之職也隋開皇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起部承務郎唐改為工部員外郎龍朔改司平員外郎咸亨氏復

故事唐蔣係迁工部員外郎文迁本司郎中皆廉吏職宰相宋中錫為北軍羅織罪在不測係與諫官崔元亮泣諫於王階之下中錫方減死時論稱之

## 屯田郎中

總說漢尚書郎四人其一二户口墾田盖今屯田之任也故氾勝之為侍郎教田三輔是也魏有農

部郎曹 晉始晉屯田郎中東晉及宋齊並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後魏北齊並置屯田郎中梁陳隋並為侍郎亦郎中之任也煬帝曰屯田郎後魏北齊祠部尚書領屯田陳左户部尚書領之隋則工部尚書領之唐因稱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復改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池宜功庸煩省收率等級咸取決焉

故事 國史補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中行都門北史裴 讓之十七舉秀才為屯田郎中讓之弟諏之謀之論之詠之並清立揚情每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裴讓之兄弟都無鄉音 隋柳彧為屯田郎

中時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觕子洪德封應国公中牒請戟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外門尊有壓畢之義子有避父之礼豈有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下行觕閣而歎服　唐沈扶為屯田郎中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内鄉縣行布黄澗南塲倉　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九石稟爛成灰塵度支牒證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元孫相承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又不孫見在枷禁勑曰鄧琬等四人資産全賣納禁係三代瘐元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賑放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隋初屯田郎蕭韋儀式

之事 天宝中為田曹刘禹錫為之 燕公集出事

西成我君謀之屯田比假我君樓之

四六

主父書起草者盖出於秘選 大微積星 宜耕宜戰

掌户口墾田者素稱於劇曹 進表郎位 足食足兵

趙国西討素播殖以濟軍儲 晁錯獻策敬貴農而戎南

鄭文南征藉當田而資武備 賈生上書終棄末而帰本

## 虞部

總說 周礼虞人掌国澤之政令為之属禁凡祭祀賓客 又有虞澤古虞人遺放魏有虞曹郎唐龍朔中為司虞大夫掌京城街巷種植川澤苑囿草木薪炭田獵

故事　唐崔沔睿宗時乃拜中書令時沔母老疾在京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閒官以申侍養由是改虞部郎中

四六　虞人列位是惟山澤之官　伯益稽衆推進之路爰開
皮官以招克總林衡之職　魏絳伎箴諷諫之端漸起

## 水部

總説　周礼大司徒建州衡之任掌巡川澤之禁令水部之任也又夏官司險設国之上溝五塗而達其道路　魏有水部郎後周有司丞大夫　龍朔中改司川大夫掌川瀆梁堰運漕水碾

故事

員外千鋒控鶴職為此官　張文班才拖無不可　鄭椎忠有忠臣之對　何遜能詩字仲言

張籍字文昌能詩並為之　詩有詩人例佑水曹郎　李餘慶上張水部云省中官最美無似水曹郎

四六

百川萬壑下控天脊　徒聞驚尾之渠

三江五湖傍通地脈　空嶺龍鱗之稼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三十三

建安葉蕡子實編

## 諸司郎官

### 故事

史天官書大微宮後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前百官表郎官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郎中官五官左右三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有僕射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北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 天文志南宮後聚十五星曰哀烏郎位 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醇謹為它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待驂乘乎綰曰不知也郎君有譴常蒙其罪不與它將爭有功常避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 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主

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張釋之以貲為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　馮唐以孝著為郎中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言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奏上林賦天子以為郎　張安世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　卜式輸家半財助邊上以式長者召拜為郎中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屮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　上奇其言　楊惲以兄忠任為郎補常侍騎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曰山郎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其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

能者至群守九卿郎官化莫不自勵絕請更謁貨賂之端令行
禁止宮殿之内翕然同声　揚雄年四十余自蜀來至游京師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
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後光武紀光武
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　明帝紀明帝爲子求郎不許而賜
錢千万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
其殃是以難之　和帝紀帝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
官會廷中各言封事　又詔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在典
城者三十人既而遂以所選郎出補長相　後郡國上計補郎
官　引三省郎召見禁中　安帝紀帝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
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　又詔
選三省郎　百志官光祿勳卿一人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
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又五官中郎將
一人主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無員凡郎官皆

主更直抗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漢旧議曰黄門郎屬黄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　衛嶷注吳都賦青瑣戶邊青鏤也　又獻帝起居注帝初置中侍給事黄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　馮勤傳勤除為郎中給事尚書任事精勤無引進帝輙顧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馮豹傳豹字仲文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　藥崧傳明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去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中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　徐防傳防為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体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職典樞機周密謹愼奉事二帝未嘗有過　故廣傳廣察孝廉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

第一拜尚書　黃香傳香至孝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常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　楊秉傳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臧空虛浮食者衆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　又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循吏序光武數引公卿郎將列坐廣求于民瘼觀民納謠　吳志孫權傳郎事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　晋天文志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三省郎中是其職也郎主衛守也　魏書傳舒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僕被其出同寮索無清論者咸其愧色談者稱之　楽廣傳廣神姿明徹衛瓘見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遷中

書侍郎　南史謝幾卿傳自尚書爲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也世謂南奔唐韋叔諧傳正觀中與弟叔謙兄季武同省號時三列宿皆衛郎中　張九齡傳古者刺史入爲三宮郎官出宰百里愚見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弟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煞政不得任臺郎給舍　顏真卿傳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　韋夏卿傳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　循史序開元中詔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　李林甫傳開元初源乾曜執政字潔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　沈約悼謝朓詩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　蘇味道聞崔馬并升臺郎詩振鷺齊飛日遷鶯　遠聽聞明光共侍漏清覽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遠從南斗外遙仰列聖文　沈佺期酬蘇味道直省詩並命登仙閣分霄直禮闈太官供宿膳侍史護朝

衣冠劍無時釋軒車待漏飛明朝漢柱三省有光採　杜呈朔
南親友師刃陪錦帳生　注朝百官志郎官有錦帳　唐徐堅
初學記叅侍郎隋煬帝置也郎中秦官也員外郎隋文帝置也
初西漢置尚書郎四人光武分為六曹每一尚書則領六郎　秦
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省自漢以來尚書諸曹郎中侍郎或
不兩置漢世兩置有郎中侍郎魏晉宋齊後魏北齊唯有　郎
中梁陳兩置有郎中侍郎隋文帝開皇初唯置侍郎尋又每曹
置一員外郎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郎其諸曹侍郎直曰
郎　應劭漢官議尚書郎含雞香舌伏奏事黃門郎對揖跪授
故称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又尚書郎入　直臺廨中給
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止使從直女侍使執　香炉燒薰以從臺
中給使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　蔡質漢官典職尚書郎初
從三省詣臺試上称侍尚書郎中滿歲称尚書郎中三年称侍
郎衛宏漢舊儀黃門令日暮入拜青瑣門拜名夕郎三稍央

錄田鳳爲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年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世說樊梵爲郎每獻奏事常駐車待漏魚豢典略董遇獻帝時爲黃門侍郎朝夕侍講焉

## 樞密

總說　西晉泰始中王景文爲中書令兼管內樞密此名之所自始君臣故要云唐代宗永泰中勅官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唐平以中人爲之後唐莊始用郭崇韜爲中也兵房置樞密院與宰相分秉朝政自此始用士人凡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二府　國朝會要樞密帶相印爲樞相自後唐始　又云淳化二年以宣徽北院使張遜知樞密院知院之名自此始宋分紀云五代始冬天中福桑維漢知樞密院事則知院疑始於維翰　後唐同光元年依舊爲樞密副使則副使自此

始國朝會要淳化二年樞密使王顯出鎮以副使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之名自此始　又太平興國中以石熙載簽署樞密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　治平中避英宗嫌名改曰簽書簽書名自此始　周公帝危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　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中張齊賢王公沔同簽書樞密院事　治平中郭宣徽又同知簽事院事　至道中儒臣為樞密而兼使相自欽若始　太平興國中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

故事　張居翰掖庭令張從正之養之同光中為樞密使偽蜀王衍既降遷詔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州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中官馳騎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書時居翰在審地復視其詔乃揩去行字改為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州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偽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　莊宗入汴拜郭崇

韜為侍中監修国史兼樞密使及郊礼畢以崇韜兼領鎮冀節度使進封郡公錫鐵券恕十死　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兼內外謀猷獻納必盡忠規士族輯諭頗以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初收汴洛稍通賂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賂遺成風今西方侯藩多梁之舊將皆吾射鉤斬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請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崇韜初事武皇為典謁莊宗嗣位尤器重之莊宗即位於魏州以崇韜為樞密院使是時魏州陷於梁澶相之間寇盜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群情洶洶以為霸業終不能制崇韜寢不安席莊宗計無所出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即應莊宗憂之問進取之策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為界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汴之精兵盡在段凝麾下距鄆境挾河塢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計也陛下親御六軍長

驅倍道直止大梁汴城兵望風自潰既若偽主授首冦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莊宗雖然而與曰正合吾意莊宗入汴皆崇韜之謀也　崇韜為樞密使從魏王平蜀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嚴竊估一錢必論之以法帝不改律　長興三年邢州洺州戍兵逐見訖於殿庭遣下匿名文字書論本指揮元霸率斂人財物帝令侍衛指揮使張從賓按問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匿名文字准格不治禁訟端也不宜按問乃止　國朝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詔謂曰卿代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於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机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亦可免於面墻矣　大中祥符中詔樞密使帶檢校正章事者不在引止於本廳賀謁時王欽若陳堯叟上言請定常例先是魏仁浦以宰相樞密使告引曹相以樞密使兼相不告引故止彬例用　夏竦為平章事墓誌交言其非改樞密使上親隷乘除二字以賜之初竦得乘除二字憂懼

累日蓋不知上意以已之險為人所攻或他人以險而攻已既
而又賜文行忠信四字以勉之竦方釋然　五代周太祖時蘇
逢吉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曰樞密之任方鎮帶
之非便時太祖將鎮鄴也史洪肇曰兼帶樞密使所冀知軍棄
畏竟從洪肇之議洪肇怨逢吉之異已也逢吉曰此國家事也
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為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副使　國朝曹利用樞密副使時吐蕃立遵進馬輔臣以立
遵貪貨請約所貢給之利用曰既不以鄉化俾而徒失懷遠之
意不若循遺時論多之　慶曆初朝廷方議委韓琦范仲淹四
路入討元昊大懼上表稱藩謂大臣曰非非不能以天下力
誅此小戎然朕為天下豈與犬羊較曲直哉昔三聖之不經治
其務息兵以安吾民遂召琦仲淹為樞密副使琦等凡五上表
堅辭上曰昊賊納欵皆仲淹之力況已自令內臣陳舜封傳宣
促還事寧息用在兩府不可從其所請仲淹等表奏詔不允遂

入貳樞機天下聞之忻然士大夫皆酌酒相賀曰上用韓琦范
仲淹非惟社稷之福乃天下生民之幸也　同知院事
国朝元祐四年六月趙瞻拜同知院事勅曰一人之係必資耆
德握万兵之本必賴舊臣蓋知其要者不以應務而不窮久於事
者可以臨機而無惑云云而須故老執翊洪樞　国朝元祐令
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為執政官

四六　全篇法宮填

號府右居尊魁一星曰天樞有光乾象面三槐者公位益峻岩瞻
人傑延登碩聲騰頌共惟　某官量吞波頃識洞蓄叢健筆振
奇飆飆有凌雲之氣清埃擢韻赫赫手逐日以新項正色以入
臺而俛首而媚坐上既知其直道人爭仰於令名盤發瑟之更
張見棟梁之巨用尊朝之始通國相驩置郵流行追大誥三盤
之作樞機周密如神雀五鳳之時偶主壇場之疑頓有甲兵之
問心在黃室請使者之長纓代可汗戢武人之肅斧至自朔漢安

若太山王言大哉位冠籌帷之上相尊等耳名参台鼎之間凡
此寰瀛期於霖雨其情深躍治迹阻班庭万里析衝共慶精人
之壯四子講德碩資股肱之良　伏審既究詞垣陞象宥府昔
雍容之瓚凜至論之曰天今運動紫樞展壯猷而經国音鄭四
違歡音一詞竊以不易得者明時尤難逢者聖主有時而無位
賈誼徒能致宣室之思有位而無君陸贄無以抹正元之弊商
周膺伊吕而王業建晉楽遇威胎而霸功成毫重無差今古為
恨究覌史傳之所載實繫曆数之何如惟地闢天開之辰有森
奎星從之兆　皇上重華協帝文武継下嘗膺坐薪方期寸陰
山而至大漢受俘献馘誓將擒頡利而斬至支若時幾庭専總
兵柄必登非常之彦與共不世之勲彿龜考祥端辰定命既牧
卜於人傑用均知於天心恭惟　某官厚大裕和高明肅括述
詰盤之灝噩作世統明備道德之温淳為国元氣自魁多士不
出都城適儀館殿之華遂著廟堂之望代言西掖皆深厚之訓

辞批敕東臺見激切之風 来執經冠講讀之列論道參師傅之
官退思補過進思盡忠不避有佐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競惟
人果奉 明綸擢居近弼築岩釣渭奚勞夢卜之求左揆右皇坐
致勳業之治佇白麻之敷號趣黃閣之謝元某少而抱痾衰不
待世遠落壇鑾之域每遇瘴之侵伏惟仁人之用心庶幾君子
之錫類釗叨叨金榜之末第早望珠纓之餘光豈引傾於斯時
能絕意於洪造大臣報主在朝拔一人而暮拔一人小己酬恩
惟待以國士則報以國士
恭審渙渥明庭登賢右府光擇上動軒霄極之瞻樞風采中嚴
均事權於金鉉地因人重朝以德尊共惟 某官識遂致知李
該後貫清規映物珠玉在於山淵雖望瑞時麟鳳游於郊藪風
推賢蘊之高進待露門資意相與之墳讀纔偏優於清選豈幾
發於大聲果録起部之筆 亟踐幾廷之重一月遂相幾人如公
非名實之素行豈登膺而不試昔孔明無敵於天下茲盖用儒

之功今頗牧乃在禁中信手運国之本凜聖賢之聚會竟氣色
之精明子房之無智名坐折衝於千里晉公之有威奮屹致畏
於兩河佇府虛左之求進正處中之位其峯閒傳命克喜盈懷
大厦既成曾莫陪於致賀供鈞初轉能無望於一陶咺詠惟深
鋪張昌究
恭審當任鄉諧延登雋傑總五兵而端本坐銷外侮之憂整万務
以贊元元賴同寅之日国家有託吏夏知歸恭惟 其官蕤然
名儒碩手至德守斷金裂石之操事靡滯於胃中誦汗牛充棟
之書用不專於紙上稟凜濟時之具恢恢容物之淵蓄於忠誠
受知神聖蟠拗載筆紀日月之清明屬掞演綸鼓風雷之號令
旋仗子卿之節遠臨老上之庭一言義動於穹廬万里崇廷於
英蕩春隆克康名動漢廷亟陞瑣闈之嚴兼播文昌之要和戎
而賜羊樂雖未酬莊子之功上書者去副封固已識憲侯之意
果膺親擢參預政機進有德則朝廷自尊用真儒而天下無敵

謀王体断國論方籍 遠猷熙帝載亮天工行路元輔不闌衣裳

之化式照燮邕之傳

天文三階中躔紫極之輔 天子守四夷使借本兵之重 上樞

國事二柄右列洪樞之侳 人十二論一相佇膺褵之求 右府

內修政事外攘夷伙式隆左府之權

君爲元首臣作股肱並主嚴廊之意

文武爲憲萬方既均知於厥若

精神折衝千里囷不命以其承

天生五材而民並用兵尤貴於善謀

武有有德而功無忌賞當先於制勝

天之樞極上司化元

國之戟廷右幹武事

天之北樞通位帝紀

國之右府總制兵謀

運帷幄以決勝千里

亮天地以弼予一人

九有根本得衛公賢於長城
四海生灵徵管仲吾其在袵
謨九德以熙朝俊明斯在
参萬幾而濟位寅亮居多
運奇兵於堂上 宣籌幄之劳
制驕虜於目中 奏師干之捷
五色垂紳朝廷增九鼎之重
沉幾之策宗社微太山之安
見王道而談世事知杜稷之無憂
用仲尼而歸齊強收山河於一戦

帷王建國夏官司武策之勲
在天著胡北斗魁樞纏之象
當朝廷閑暇之日 側席之求
止樞莞衡諸之任 本兵之任
當中兵無文武之才 有衛吉甫
乃一見受腹心之奇 自北留侯
有常德而立武事 被鋒車之君
佑乃辟以康兆民 進北極之司
帷北本兵之地 樞莞之司
用賢命世之賢 腹心之寄

猛虎在上藜藿為之不採　分中臺而並建　夙夜密命　綸綍

巨川欲濟舟楫得以成功　冠右府以獨尊　左右近司　樞極

宰相親內而撫外莫先取遠之啚　擢居四近之聯　人惟求舊

王兵無戰而有征尤賴處中之助　參秉万机之務　武以止戈

効天垂象璣衡通北極之嚴　運籌帷幄之上　乃眷宥密之司

稽古象賢宥密守四樞之峻　折衝尊俎之間　實賴疑丞之列

亮天地以弼予一人位崇孤少　帷幄决勝千里克壯其猷

運帷幄以決勝千里任峻樞密　文武為憲万邦同底于道

冕旒發憤渙汗於九門　三公之尊政無不統　顯膺茂册

褒綸來歸總樞極二府　二府之設戢乃有分　蕭頎鴻樞

將資制敵之能　運籌決勝高祖謂不如張良　宜彼軍之喪氣
從畀本兵之重　惟斷成功憲宗乃能用裴度　知吾國之有人
非二三秘策之前陳　坐籌帷幄方資全勝之謀　召從祿野
使百万精兵而奚益　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　超拜洪樞
漢高決勝千里獨子望參帷幄之謀　必其抱經綸之全才
舜帝有臣五人惟伯禹荷股肱之託　乃可注安危之兩意
九德知人莫難于三事大夫之選　豈財秸國不在茲乎
五兵總務左重本六卿司馬之權　偃華安邊自今始矣
勉應側席之求　大安國步護諸將於爪牙之雅　折衝雖旧
迎正元樞之拜　遠憺王靈制百蠻為股掌之玩　注意惟新

帝於裴度寄天下之安危
人以謝安卜國家之隆替
運籌決勝又分疆場之憂
當軸處中遂中廟堂之位
北斗冠乎樞纏垂乎天象
夏官總乎兵政著彼國經
璇璣上列齊七政於均和
帝衷輔成欽西鄰之基命
竊惟宥密之司
實領機徵之務

累歲賢勞幾生於甲渭
一朝醲賞貂蟬果出於兜鍪
唯賢哲之奮庸　緊經綸之寵才
實廟堂之增重　宜文武之兼用
當公朝閒暇之辰　延登帷幄
居右府近密之地　式贊鈞衡
雍容禁闥嘗密贊於睿謀
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体
即辰秘於龍韜　國勢永依於柱石
自收勲於麟閣　民心方庇於陶鎔

總理軍政　鑒斗運而當樞　中資廟筭　姑首贊於揆席
樞機周密既亮采而日嚴　二柄對持極隆於右府
緝熙帝猷　佐文事而尚武　外濯王灵揆席
輔贊彌縫毋含章而時發　萬機獨運助英斷於嚴宸
慶曆之佐武鈍以酋功則必得杜正獻之矯元　尚虛黃閣之居
皇祐之弼方權以濟務則亦有龐莊敏之鎮浮　姑正紫樞之位
單于叩五原方奉衣裳之賜　既首本兵之重　魁柄布歸
子方冠三傑允顯帷幄之籌　仍虛元宰之尊　巖廊增重
異域申盟聊周強於戎索　交鄰有道本聖主之洪摹
正衙宣制佇遂東於國鈞　制勝無形賴真儒之奇策

乾坤清晏久息干戈之役　王威敷暢永無內侮之侵凌

夙夜宥密首當帷幄之籌　士氣激昂庶盡殊鄰之傲慢

宥密一堂　章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　既登奕世之賢

折衝千里　介胄之士亦粗鈍而少文　蓋重本兵之地

惟是文武憲邦之任　制梃撻強秦之兵　用宣威於道德

實符宥密基命之求　請纓係單于之頸　武注意於安危

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　矧是機庭之長　帷幄莫重於本兵

得頗持於禁中遂司密命　實均機庴之尊　謀謨必資於緯武

端委廟堂而為準於百寮以帰重望　文武道同仰助璿璣之運

運籌帷幄而決勝於千里紓紀殊勳　雨暘時若共臻玉燭之和

指蹤諸將生成第一之勲 簡自久九 果膺帝輔之求

紀石燕然共祭半千之運 柄于二府 式受本兵之寄

經術之士進而名器重 方天子振旅將巡於边陲

道德之盛立而朝廷尊 宜人傑運籌決勝於帷幄

粵自輕曹之貳 亟聞趙武越四等以將上軍

進陪樞筦之崇 副 行見千秋以一言而取宰相 副

边絳久息蓋悏宥密之畜 帝王輔弼之臣要須並達

宰府初開併贊經綸之務 副 文武弛張之道允屬兼資 副

方顧戎索之強 舜有五臣伯益贊武干之化 參裁機政

更二國秉之鈞 漢有三傑子房專籌幄之功 寧牧邨獻 副

参百揆四岳之列既任彌諧
應三台六府之躔佇當燮理
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
冠帶百蠻行見止戈之武
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
大賢命世偕二三同德之臣
矧参翊於神機
同
宜妙疇於邦傑

朝廷取决於坐籌
边鄙折衝於無俎
總攬權綱事雖由於獨斷
運同樞極時正賴於同寅
同
渙號王庭對揚天子之命
僉
同
参讃樞府簡在上帝之心
建隆之分宥府實並都堂
興国之置僉書通為執政
僉

密學

總說　後唐莊宗同光中置樞密直學士乃朱梁崇政院判官之職　後唐明宗時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

求諸英容法度之外　爰登宥密之司　預中宸之密勿

四六　果得練達治体之臣　蓋著贊襄之美　參大政之機微

考諸典刑蓋六卿司馬之任　風雷尤係於參舒　直宥密

本之輔相實三事大夫之宗　喉舌悉關於翕闢　預機謀

中樞幹韜略之要　璇璣上列齊七政之均和　籌謀出於帷幄

學士預帷幄之謀　帝參輔成欽四鄰之明命　根本固於朝廷

承旨

## 總說

皇朝會要五代樞密各有承旨以諸衛將軍充國朝始有樞密都承旨副承旨又別置諸房副承旨

## 故事

太平興國七年四月以楊守一為西上閤門使充樞密院都承旨樞密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也　五年七月以曹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樞密都承旨舊以本院久吏遞遷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館兼領自孝寬始也

國朝魏仁浦傳周祖即位以仁浦為樞密副承旨周祖嘗閱諸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取簿參視之仁浦曰臣悉能記之遂口占而疏於紙　奉籍以校一無差誤　崇政殿臨決庶務則侍立殿前侍衛司奏事則受而讀之

四六

贊鴻樞之要極　參宥密之論思　道指樞庭

奉密旨之秘嚴　厚和穆之眷侍　贊壽機務

## 檢詳

總説

國朝熙寧四年詔以編修經武要略官王存等四人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視中書檢正官帶館職

四六

周旋礼樂之司　論議詳正　進陪樞屬　贊屬機庭

密勿樞機之地　謀謨清淵　密贊機廷　密參基命

從容右府　協贊之謀　幾務之煩　摘吏姦

密勿中宸　寵陛之漸　肅嚴之戢　程期會

編修

總說 國朝慶曆二年命王珠等編修樞密府例策及編機要文字自建隆編成計一千百六十六冊又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策

四六 以編削之才 預機庭之編摩
遊樞機之府

#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四

建安葉蕢子實編

## 翰林

總說　翰林學士前代無之唐朝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見召之所院在右銀臺門西廂元宗時道士吳筠與李白同待詔翰林至德後或召集賢學士禁中詔因在翰林待進止遂以為始唐初掌詔書皆集賢士及中書侍郎専至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於是大常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首居之而集仙所掌悉罷

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左接寢殿北瞻銅樓署趨瑣闈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驂驪得御庭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專餼錢取給太官服御賫於中庫恩之厚也備顧問稱疑釋非一得一失動為箴否職之重也　乾封後始號北門學士專掌內命又號內相又號天子私人無定員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故事

李得裕吉甫之字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得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召德裕草之　劉禕之與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士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間宰相之權

元和初別置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赦書得音立侯
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
紙不用印以日起草侯閤門鑰入而後進書隻日百
寮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閤門出若拜
(免拜作謫)一宰相則付通事舍人矩步而宣之机務要速
亦用隻日甚者雖休暇退朝亦出之德宗雅尚文學
注意是選乘於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
饌珍有羞而賜之又嘗居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
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不出或內務不至外事
以寂可以探究理性養浩然之氣故前輩傳楞伽經
一本並在屋壁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
臺乘馬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

元郎玄宗禪
言樵書

李吉甫除中書侍平章事適與裴伯同直垍莫吉甫制草武元吉甫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至暮吉甫有歎息之聲垍終不言畫紙筆之後垍乃相慶賀礼絕之敬坐於座中及明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侯於門外棊置之咸未之有也 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与道士吳筠隱於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詔翰林日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醉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高沉醉殿上引而令高才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醉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當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

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
上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
一篇有詔奉翰林帝詔入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
留意帝愛其才　李白天寒草詔宮嬪令執筆呵
之白執以書又有榮花之論以為天才絕　李白序
云明皇下詔召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十萬
珠賜食御手調羹以飲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
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至之金殿山入翰林中問
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傍格
言不入帝用疎之　鄭絪為翰林知制誥在內職十
三年小心競謹上遇之頗厚　李絳字深之為翰林
學士孜孜以正諫為己任嘗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

中官縱之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
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
國家之利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諭之絳次君臣成
敗無逮屏　陸贄為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從駕幸奉
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
之內詔書數百贄揮汗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
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禮不
暇同舍皆伏其能書啟德宗今盜遍天下於駕播遷
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其心陛下誠能不恡改過
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
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　天所下
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為之也贄入

翰林年尚少以材華　天子常以輩行率而不明帝所
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
裁可否時號內相德宗善為文尤長於篇詠每與學
士言詩於浴堂院夜分不寐　唐宣宗雅好儒術每
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時論以為有正觀之風
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余慶曰近有衣否余慶云
往時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士遂特賜贈纊令
為寒衣杜遜能傳僖宗守蜀杜遜能為翰林學士方
關東兵興調發緩徠書詔叢洔遜能精敏凡號令行
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筭帝倚重之　劉禕之傳禕之
少以文辭稱遷古文洪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
等召以禁中　論次新書高宗又密與參決政事以分

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絶人
工文章元和元年對置策一等召入為翰林學士
張說傳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
必使視草始帝欲受說大學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
辭乃免　李程擢宏詞召為翰林學士學士之院常
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
位吳通元傳通元與弟通微踵召為翰林學士並知
制誥凡帝有譔述非通學筆未嘗譙與陸贄並贄自
恃勁正屢短通元於帝前欲斥遠之見言承平時工
藝書畫之流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
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明官
令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

不許柳公權傳公權工辭賦文宗召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于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注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稱賀帝曰當我賀以詩宮人迫之權應聲成文婉灼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汝爾乃三焉 崔群傳群舉賢良萬正遷翰林學士中書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群簽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 令狐楚傳憲宗時知制誥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召為翰林學士
韋貫之傳憲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熊望傳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俾刘
栖楚薦熊望　封敖傳會昌初召為翰林學士屬
辭贍敏不為奇澁語切而理勝武宗使作詔書慰边
将傷夷者曰傷居爾体痛在朕躬帝善其意出賜以
宮錦李紳傳紳為翰林學士與德裕元稹同時號
三俊　畢諴傳諴乃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宣
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說曰
吾將擇能師者孰謂頗牧在吾禁中　陸贄傳帝進
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帝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
時命書命同寮自以為不及招宗優遷之帝嘗作賦
詔學士皆和獨帝最先就帝覽之嘆曰正元特陸贄
吴通元兄弟善內庭文後無許維者令朕得之

武德正觀時有溫大雅魏徵李白藥岑文本敬宗褚遂良永徽後有許敬宗上官儀皆召入禁中驅使未有名目封後劉懿之劉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皆以文辭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者時號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韋承慶皆待詔禁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賈膺福崔湜又代居其元宗即位張說徐堅張九齡徐安正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繁一日萬機四方進奏或詔從中出雖宸翰所親亦資檢討謂之視草故常棟當代文人以備故問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計皆從中出尤擇名人居之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

鄭畋思不滯慮成文燦然灼會

機要　韋縠德參建密政羅隱以妃蜀襴袍五代梁封
舜卿傳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
才舜卿思拙澁每對草綸誥不勝困弊因託致雍東
筆當時議者以為座主屬門生　馮道傳莊宗即位
除馮道為省郎充翰林學士自綠衣賜紫
國朝乾德元年以工部尚書竇儀為翰林學士王著
以酒特學士失意蒙以請求皆貶官太祖謂宰相曰
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
然頃自翰林遷端明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
意勉令就職　國朝陳彭年在翰林兼他員皆文
翰清秘之日人謂其官御為一條水　淳化四年以
張洎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洎等赴上帝曰學士之

職清灼貴重非他故官可比朕常重此官故事學士
赴上有勑設久能其事當今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
及知制誥預坐　給事中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事
皇帝御樓賜赦翰林學士得升丹鳳之西南隅自今
上御樓東思望令與樞密使侍立御榻之側從之
王曾為翰林學士直日真宗首召之燕衣坐便殿謂
曰渴欵見卿因不及朝服亡謂朕媟近臣　丁燕衣
坐便殿謂曰渴欵見卿因不及朝服翰林學士錢若
水草詔既成以進士笑曰朕欵為卿闕色可乎若水
頓首謝目命筆親寫數字引咎深切尤為精當
賈黃中在翰林日上首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
言臣職當書詔思不出位至於外事臣何由知上益

厚之以為鍾厚　李昉開寶中自延州召還拜中書舍人未幾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因重陽宴近臣於講武殿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直拜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講曰武殿一本作宴文明殿　李昉自遷左太常少卿不踰年後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會宰相趙普為盧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太祖太祖或之因訪昉對曰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趙普行事臣何由之太祖默然既而普出　蘇易簡由知制誥入為學士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七八年特受眷遇爰

王旦為翰林學士中外以為有宰相器常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斯人也咸平中拜

參政　上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陳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頃命學士罕曾賜歌
思因曰彭年詞學優長權居清定久益謹密多聞好
學鮮存偕者平居寫万余言覆精詳典礼深明法令
人或請益應荅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
文義每一事具載經史子籍所出倫而後已自非强
記何由至此敏中曰彭年全才也豈止於文雅雍容
侍從而已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
然之因曰詳事所事無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
此一句不廢也　天禧元年以工部侍郎錢惟演
為翰林學士上謂輔臣曰惟演文甚典雅在審官數
數年間其公正況前所罷職且非其罪可復召入翰林

晏殊爲翰林學士凡有奏藳外人皆不知之真時
宗類之得八十卷　嘉祐七年學士王珪當草立
皇子制珪對于崇政殿曰天下久望立太子然此議
不出自陛下後必有動搖搖動則禍乱之萌未可知
也帝諭曰朕思宗廟之重夙夜不敢安今立皇之之
議决自朕對懷珪曰陛下誠能爲宗廟計則天下之
也於是再拜殿上退而草詔以遣先是中書召學士
草詔珪曰此大事也必面稟得旨於是求對議者以
爲得体　蘇耆次翰林志有唐李士院深嚴非本
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
立於門外俟本院小判官出授授訖授院使院使授
李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公因召對上言之上可

其奏自是院內役置發索馬中文炳續翰林故事唐李德裕鎮蜀時謂幕賓韋約為翰林院有懸鈴以俻夜直警急文字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也長慶中予為李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声如人引其索者使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使人持棒潛伺於下終無所覩而數數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惟其名時皆應用兵　元相詩云神撼引鈴索　春明退朝録學士三入李文正刘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侍詔楊昭度宣召入院其奉自代皆宣獻公文朱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而一不拜　帰田録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皆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

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明臣　李瀚為翰林學士常陪殿侍宴瀚衣綠左右揖令退瀚叱之遂賜緋斈主王和凝同任斈士會凝入相瀚當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会廢斈士院出為吏部員外郎迁礼部郎中知制誥復直翰林迁中書舍人再為斈士時瀚在西掖搢紳榮之　往時斈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道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斈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斈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務時不得見者斈士日益自卑丞相礼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筆談曰翰林學士地勢清要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　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持觚循階而行忽見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召對大祖御便殿穀至望見上將前見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大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以束帶穀遽出

楊億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草既進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糞壤億遽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為不稱職當罷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故事學

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宗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吏一人前引而已昉因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劄子不著姓曰一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直學士院稱寓直禁林杜思翰林遇筆蓋筆力破滄溟　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獻語仍無縮黃麻似六經　、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李白翰林伯

全篇頌鳳詔於龍墀登真儒於鼇禁冕旒動色或符四海九州之觀瞻簪纓傾心重見三

四六

代兩漢之詔令追述古作震耀無前切以士有抱槧磨鉛文或難施於廊廟臣之持橐簪筆載或無與於

詞章惟時內相之崇夐絕外庭之望玉堂金馬家承
政事之懿蓮燭錦袍獨取翰墨之最士实歆絕上所
寵光爲後日丞弼之儲極當金英髦之選方聖時之
偃武屬天意之右文如韓愈鋪張開休乃編之詩書
可以無愧如元結歌誦大業非孝於文章其雖宜爲
寧厥位之久虛俾得人而後授恭惟 某官群工
標的萬事權衡可仕可止而得孔子之時至大至剛
而充孟軻之氣四十年之居鄰國懷宝自珎二千石之
在潁川飛轂獨茂自盡省避榮而去國藹朱幡遺愛
之在人垂紳滋歆於滞淹當宁渇聞於啟沃外華近

閒視草楚林威令所加致武夫悍卒之感涕與刑真
在與商盤周誥之同風仍陪經幄之遊弥贊宗藩之
善草創潤色詞氣鄭國之長獻納論思声出漢臣之
右文暫鴻於木鐸名即覆於金甄惟北門惟擇之非
輕在累朝褒崇之特異有大誥令雖樞莞之臣或不
與聞凡一語言苟惆愊所还或得以吉共闇之召也於
此而策試爲府之關也亦得以名聞益注意之甚隆
非比肩之敢望恭惟近歲尤遴兹除既妙選於一時
即次陞於二府矧伊公望尤係民瞻如絲如綸 益賛
王言之大作舟作礪即看帝業之熙其佚策妙齡顯

逢壯歲險阻坐穷於異縣喘息謹在於寅諒獲進於崇
墉提携甚寵進叨除目陪劇銘心实幸會之自天尚
淒遅之無地匪又竊栗之望冒昧以聞拳又推轂之
私周旋無數寸心寧忘於戀德尺晝良惧於瀆尊茲
聞命以載欣念通名之敢後材微器窳曾莫称於恩
閑地禁耽清巽遂登於正路庶籍㤧慊之旧求歸陶
治之余慶躍方深數陳拜既
拜恩中禁視草北門明命誕敷輿情胥慶切以作帝
之制為國之華唯溫純雅正足以紛飾謀謨唯精敏
韜悖足以潤色典憲夫然後夬揚渙號與申晋明必

得其人乃在其位恭惟　某官早振斗南之光焰夐超冀北以騰驤資之深而逢其源浩乎莫禦閎諸中而肆其外沛然不窮等泰華於毫芒吞雲夢者八九久持從橐出殿侯邦輟自藩垣進思綸綍我親地禁望素重於八塼名羨思新嶽首推於三俊被宮錦之新渥叢蓮燭之異恩其待予言既資訓誥之鴻筆以輔台德行現纍纍之元勳其越在邇封邇間成命徒增雀躍之喜莫追鳳翽之翔

翰墨之林號稱内相　詞章之外不取他才　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寄　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

朝論所高　禁林為重　非徒好爵之縻　燕享大烹之養　西堂賜篆仰淳化之珍文　宝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既後其礼　愈难其人　設官雖專於書詔　儲才當用於鈞衡　雖從容入侍獨高太白樂天之詞華　而論議經邦優重德裕敬輿之術業　謀謨黼座何慚天子斯人　顧瞻玉堂應歎吾家旧物　簡自上心　擢君内相　為命雖資於閨色　矢謨实頼於弼諧　以詞人之伯而代擣告之言　以儒者之宗而奉燕間之問　果親除於玉宸函進涉於金鑾　入覲龍墀　延登鼇禁

玉堂揮翰日覩雲漢之昭回　金殿掣鈴時近天威之咫尺　豈止發為文章號禁中之頗牧　要當諫本仁義措天下於唐虞　方神樞鈐而應戎索之興宜帝秖章而思詞林之舊　蓋手決雲漢當飾昭回之章　矧世掌思綸素擅坦明之治　德音播而溫於美幣良醻　文告行而威於勁弩長戟　驛騎再馳星漢墮灵槎之使　鸞扉趣召翰林連華蓋之居大哉王言將鼓天下之動　儼然人望方極儒臣之榮　眷言語侍從之惟良　寔號令文章之有作禁林之選　多士之宋　侍北門之詔既屢直於禁

林　進其林之班果正明於內相　恩隨宮錦之華
礼借金蓮之重　非徒翰墨之選　乃是將相之儲
鄭人為命聯資討論潤色之工　舜官颺言式佇賡
載作歌之美　礼絕同僚歎裴李於座上　功成異
域得願牧於禁中　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　當
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　在唐之盛以馬周岑文本
為得人　近世所專有陽億歐陽修之故事　銅馬
啟扉漢家官待詔之士　金鑾闢宇唐皇館集賢之
名　禁林之召已獨官於近班　浴殿之趨更親承
於密旨　索千首宮詞於皆醉之中一揮而就

草五貫冊文於含皇之際數刻而成　金鑾夜對賜
蓮燭於私輿　玉瑣青眠覆襭錦於宮檻　撫儒若
之榮獨高翰墨之選　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數
玉堂視草詔令見王者之心　石室援毫春秋書
天子之事　迩英進讀戴侍中講經之不窮　瑣闥
代言李翰林見顧之弥厚　西漢得人設著於玉堂
之署　開元登參跡含於金坡之庭　綠綸暢於詔
文交翔瑞鷳　三峯啓於直著上宮神鼇　八塊視
影為前代之美談　五鳳奔飛亦本朝之盛事　禁
林之所長者基命要密亦或訪代於疑謀　李士之

所責屬乱緻強又當明習於故事　斯另右文之極選　以收名世之高才　虔銓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乎　數渾灝之格言王人之君　承燕間之清問儒者之榮　解十二牛而游刃有余　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　秀士号為戰清地要実儒者之至榮　訓乱款其言近指深必文人為充選　二刘二吳李唐故事　二韓二宋本朝得人　日影入磚　蓮華燼燭　惟有德可以格君心之非　惟有言可以鼓天下之動　遠追三代之風　茂輯一王之典　更資鴻筆　用暢玉音

代吉西腋　視草北門　形容治世之成功　潤色
太平之洪業　處翰墨之司皇朝之妙選　掌絲綸
之命儒者之至宗　実預樞机之重　密参經緯之
權　草金鑾之賦　被宮金之褒　高参纂係卓然
道德之文　妙凝典謨煥若帝王之制　禁林之盛
地秘且親　詞臣之唯用求其倫　宮床賜錦　仙
嶺淳鷲　云漢昭回山川聳動　風雷鼓舞草木發
生　既假朝章之煥　仍分御府之珍　文章雖本
一枝　号令寔行四方　故自古禁林之除　極當
時儒者之選　凝嚴之峻　渾灝之称　豹尾之班

鼇頭之真　尋登北斗之垣　仰視淮南之草
夜直仙曹則太宮共帳　晓趨丹禁則侍史傳香
甘泉之嘉頌　奉天之詔書　贔屭之署　扶掖之
庭　鼇禁　虎帷　張衡久處　嚴助屢居　擧令
之直　視草之除　地峻其嚴　戰親且要　奉屬
居之塵　重高門之地　螭陛　鑾坡　冕號圍旧
盖讀猷啟沃之特親　爾册增光信號令文章之可
述　當今典策所載　燦與典謨並傳　花甎兒入
達燭傳呼　陸敬與制書感人果見興元之戡難
李文饒詔語切事遂聞魏博之代謀　贊能所以致

中與　文事所以垂不朽　徑從麟藻之階　入聽穿花之漏　自昔膺籙受圖而與民更始　必有特簡操筆者為特而生吉甫美周　相如諭蜀　奧風兼佩特峻官仪　運燭分光優承膚渥　将践机衡之任　暫取翰墨之勲　秩已亚於貂鉀　班益從於鴛鷺　陞居黄閣　對揖赤墀　廓上尽砚補日月於無遺　由中作命喚雷風於有变　奉属卓之塵　重禹門之地　鼇禁　風池　龍樓即期於罘君　贊宮且賀於崇壂　地居禁密　職號清華刻燭之咨　挈鈴之詔　視草　摛蓮　鼇掖

龍門

雖職親事秩號為北門學士之榮
而祿薄天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
冠內朝供奉之班
極儒者遭逢之盛
演綸內苑已叨文藝之榮
誦白清廂仍侍注筵之讀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四